

孝道与宗教慈善：新加坡义安城的 济幽法会与潮人族群传统的再造*

香港中文大学 蔡志祥**

摘要 本文尝试以新加坡的潮人为例，讨论旅外华人从移民暂住到定居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死亡、客死异乡、灵魂归属的问题。义安公司（1845年）是新加坡潮人最早创立的上层架构的组织，是一个控产的慈善机构。在20世纪中期以前，它拥有多个坟山。这些坟山的坟莹先后迁移，余地用作建设发展。在新加坡闹市的乌节路泰山亭是义安公司拥有的最早的潮州坟山，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已用作发展。2002年开始，义安公司以连办三年、停办三年的方式，聘请潮州善堂举办大型的济幽法会。本文尝试从祭祀幽魂的传统节日的再启动，讨论21世纪的救赎仪式与海外潮人文化和身份的建设、家乡文化的在地化的关系；同时考察海外潮人的仪式如何糅入原乡和在地的元素，在再造的族群“传统”中，植入孝道和宗教慈善的跨族群普世标准。

关键词 救赎仪式 宗教慈善 坟山 新加坡 义安公司

一 前言

唐志强（Tong Chee-kiong）指出，近代化并没有取代新加坡华人的传统信仰系统，在社会急剧变动下，宗教实践依然强固地深植社会。^① 这样的信

* 本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学“Group Research Scheme”（研究编号：3110109）以及“GRF（二十世纪文化中国的再展演：香港、神户和新加坡华人社区的中元节）”（研究编号：14617915）的研究成果之一。

**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Tong Chee-kiong, *Chinese Death Rituals in Singapore*,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157.

仰系统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的“宗教灵魂观念”，另一方面，如曾玲指出，在新加坡市政建设的过程中，海外华人社团通过总坟的建设，建构“社群共祖”。^①换言之，海外华人社群在传统宗教信仰的延续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19世纪末以来，东南亚华人精英不仅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他们也同时面对科学和反迷信的问题。他们“谴责封建迷信、疏远与政府禁止的秘密会社结合的游神、中元等祭祀活动”^②，坟山组织、祖先祭祀和宗教慈善成为上层精英与草根民众结合的有效工具。^③为旅外乡人解决养生送死，是20世纪中期以前华人社团的重要任务。这些团体也因此控制了很多坟山。在社区发展的步伐中，很多坟山需要迁徙、在地的先人灵魂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干扰。如何安抚过去的、受干扰的先人灵魂，使之不致成为扰乱社会的无主幽魂，是考验当代社群精英的重要课题。

义安公司（1845年）是新加坡潮人最早创立的上层架构的组织，是一个控产的慈善机构。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义安公司拥有多个坟山。这些坟山的坟茔先后迁移，余地用作建设发展。位于新加坡闹市的乌节路泰山亭是义安公司拥有的最早的潮州坟山，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已迁移墓穴、辟地用作地方发展。自2002年开始，义安公司以连办三年、停办三年的方式，在清明节前后聘请潮州善堂举办大型的济幽法会。本文尝试从祭祀幽魂的传统潮州善堂仪式的再启动，讨论在地方建设的过程中，21世纪的海外潮人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精神慰藉的问题？在孝道和宗教慈善之间，新加坡潮人如何在救赎仪式中植入跨族群的、非迷信的孝思和慈善的普世标准。

-
- ① 曾玲：《“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34页；又参见曾玲、庄英章《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
- ② 蔡志祥：《灵魂信仰、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以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为例》，载江明修、丘昌泰主编《客家族群与文化再现》，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第106页。
- ③ 蔡志祥：《灵魂信仰、仪式行为与社群建构：以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为例》，载江明修、丘昌泰主编《客家族群与文化再现》，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第106页；并参见 Jean E. DeBernardi,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二 义安城酬恩济幽法会（2014、2015）^①

2015年4月24~26日在新加坡市中心的繁荣商店街乌节路的大型商场义安城前的广场，举行了一连三天的“酬谢天地父母众位诸神鸿恩暨济幽大法会”（三天法会的仪式见附录一）。法会的主办单位为新加坡义安公司、义安城和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主持法事的是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举行三天的佛教法会仪式。修德善堂养心社于1916年由潮州籍旅新华侨所建立，善堂崇奉大峰祖师。在三天的法会中，先后举行了34场仪式和两场潮州锣鼓表演。仪式除了讽诵三经（金刚经、妙法莲华普门经、药师本愿尊经）、三忏（千佛宝忏、十王宝忏、三昧宝忏）外，也包括其他仪式：在第一天首先举行发奏上表仪式，以五匹使马分别通知五方神祇。然后举行启请仪式，邀请天地众神参与法会。为场上各神灵开光之后，善堂经师开始讽诵经忏，并且每日午时，向坛场上各神祇供饭、盐和酒。经忏之外，第一、第二天晚上有献灯的仪式，由善堂经生手提灯笼，在坛上、坛下奔走。第二、第三天下午，有潮州锣鼓的表演。第二天早上有竖幡仪式接引各方神祇、幽魂到坛场。第三天早上举行向各神祇供奉祭品（十献奇珍）的仪式；中午有放生飞禽的仪式，晚上有向孤魂救赎和施食的仪式（瑜伽焰口）。焰口仪式完毕后，随着各纸扎神像、神位、神袍、宝船、梵船和衣纸冥镪等以货车运送到修德善堂养心社的大芭窰分堂焚化的同时，在坛场的善堂经师和义安公司的领导人向（大峰）祖师和善堂神祇酬谢后，仪式和三天的斋戒也完全结束。

在三天的观察中，义安公司的主要值理只出席并参与第一天的启请仪式，第三天的十献、焰口和酬神仪式。其他祭祀仪式主要由善堂经师举行。一般在经忏进行时，除了游客稍微驻足外，参观者也不多。第二、第三天的献灯、祈福仪式以及潮州锣鼓的表演，吸引了大约100人参观。十献仪式

① 笔者2014年4月11~13日及2015年4月24~26日两次考察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两次的仪式内容大体一致。本节主要根据2015年的考察，并以2014年为辅助。关于新加坡潮州善堂的仪式参考李志贤《新加坡潮人善堂的宗教文化：做功德与扶乩仪式的观察》，《亚洲文化》2006年第30期，第55~77页，以及李志贤《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慈善活动、宗教仪式与商业关系》，《亚洲文化》2009年第33期，第37~55页。

完成后，三四十位参观者会取原来摆放在地藏王和十王供桌上的五色米。焰口仪式后段，经师进行施食、投掷法包、糖果等时，也吸引了四五十人在台下等候“抢拾”。

经忏分三天，主要在坛上进行。其他仪式则会走到坛下。从仪式的角度来看，三天的仪式和修德善堂在农历七月举行盂兰盆会的仪式差别不大：这些仪式同时包括了忏悔、祈福、宗教慈善和灵魂救赎各部分（参考附录一）。从坛场的布局，我们也可以察觉到法会和祭祀幽魂的强烈关系。除了接引神祇的宝船外，法会的坛场布置大抵和中元盆会一致。这包括了善堂的祖师大峰，管理天、地、水三界的三界官，地狱十王、救赎幽魂的地藏王及其副手道明和尚和阁老敏公，地神（十二张黄色椅子，代表生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苦生老中的生老，黄色代表孤魂）和天神（十二张红色椅子，代表众神）的位子，天地父母（椅子两张），管理游魂的大士以及接待孤魂的“鬼”^①子厂。坛外为五土龙神和幡神。在大坛对面为义安城伯公（香炉）。在大坛左张贴了五张文榜，分别为（1）绿色的“崇佛报恩、赎放生灵”的“海阔天空”的奏文；（2）红色的“祈安植福金章”的总榜；（3）黄色的普施孤魂、放焰口时用的“上师戒谕”的谕文；（4）给“值日守幡使者、降临福场、肃清垢秽”的白色的“调御梵坛”帖；（5）黑色的“普施饿鬼”与面然大士部下孤魂“鬼”子等众受财享用的“佛施甘露”示。坛场放置两艘纸造的船，即接载神祇的宝船和接载孤魂的梵船（坛场布局见附录五）。在坛场上放置了三个纸制的神主，一个是“男女‘鬼’子神位”，安放在由纸造的男女沐浴更衣场所的“鬼”子厂。在“鬼”子厂的前面为给予孤魂的食品以及包括潮州工夫茶、鸦片、五色纸牌等纸造的早期潮州劳工的娱乐用物品。在地藏王和祭品之间，有两个巨大的纸造神主，即“义安公司、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诸先贤暨三代门宗考妣位”^②和“面然大士部下十类孤魂河、沙等众神”两个巨大的神位。

从仪式的角度来看，修德善堂养心社在义安城举行的仪式，与其七月中元在醉花林举行的仪式，虽然规模有别，但祈福超幽的主体内容相若（见附录一）。在整个坛场中，主要布局也是和灵魂救赎有关。因此，从坛

① 原字为鬼字的上半，即鬼字减去“儿”和“厶”部。下同。

② 醉花林的神位为“醉花林俱乐部三代门宗显考妣神位”。

场布局、张贴的文字和上文所述的仪式内容，一连三天的“酬谢天地父母众位诸神鸿恩暨济幽大法会”与善堂在农历七月举行的盂兰盆会的差异不大，主要内容还是与救赎幽魂密切相关。义安城的地库停车场内，供奉了据说是过去泰山亭的土地神“大伯公”。义安城职员在每年中元节，都会在此焚化宝牒，祭祀幽魂。既然每年七月义安城和新加坡的很多大厦、市场、街区一样，有祭祀幽魂的活动，在这里必须要提出的是（1）假如祭祀对象是孤魂的话，为何不在农历七月中元时举行济幽法会？（2）假如是为了安抚无祀幽魂的话，为何要到2002年才邀请善堂举行仪式？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乌节路和义安城发展的历史。

三 从坟地到商业街

义安公司是1845年余有进和12姓潮州籍华人建立的团体，“宗旨在酬神及联络乡侨感情，并增购坟山，以供同侨埋骨之所。”^①义安公司原来是余氏家族掌控、澄海海阳两县潮州人设立、主要服务旅新潮人的宗教慈善团体。1928年在新加坡的潮籍人士不满余氏操控公司，成立“潮州公产维持会”，组织“潮州八邑会馆”，并且通过法律诉讼，在1930年重组义安公司，并于1933年通过新公司的章程和宗旨。新公司的五条宗旨中，有三条与宗教信仰和仪式习惯相关，其中第三条是“本公司对所有各墓地及其他产业，皆负有维持管理及改良之责，遇必要时得扩大发展之，其无需用为墓地者得自由发展，以为建筑或其他事业之用”^②。据1933年8月9日《南洋商报》的报道，义安公司经政府特许注册^③，拥有包括七个坟山在内约400英亩公地^④（见表1）。潮人最早的坟山为位于东陵乌节路的泰山亭。泰

① 履冰：《潮侨历史最久的团体：义安公司》，《南洋商报》1952年9月23日，第5页。“……盖在神权旺盛时代，其（按即义安公司）宗旨半借神名以联络乡情，半为集资购地，以供潮人埋葬之用。正式成立在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民国二十年五月廿五日开第十二次董事会议时，由潘君醒农将本公司之始末记当众宣读毕、皆无异议，遂通过。”参见《海峡殖民地、海外及私人档案·义安公司卷宗》，档案时间：1930-1980，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藏，胶卷编号：NA539。

② 履冰：《潮侨历史最久的团体：义安公司》，《南洋商报》1952年9月23日，第5页。

③ 《南洋商报》1933年6月24日，第6页。

④ 《南洋商报》1933年8月29日，第8页。

山亭除了坟墓外，有泰山庙一座，并且有各姓氏的会馆和公冢。^① 义安公司很早就察觉坟地的经济价值：在 1935 年开始填平一部分山地，预留作为建筑之用。据 1936 年的报道，泰山亭已有园地出租为种植花卉之用。^②

表 1 1933 年义安公司拥有的土地物业

坟山	地点	面积
吗淡怡干区	广仁山	1 英亩
淡申律区	广恩山	46 英亩
后港五个石	广义山	39 英亩
武吉知马律七个石	广寿山	88.75 英亩
乌节路（即东陵）	泰山亭	65.75 英亩
军港路	广德山	79.5 英亩
武吉班让	广孝山	36.5 英亩

注：另有空地及店屋十余间。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33 年 8 月 29 日，第 8 页。

“二战”后，新加坡急速发展，人口剧增，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严重短缺，造成生人和死者竞争短缺的土地。与此同时，“二战”后很多坟莹无人祭扫的景象，历历在目。^③ 如义安公司在 1950 年为了配合政府兴建肺结核医院（即现在的陈笃生医院），迁葬在淡申路（Thompson Road）的广恩山毗邻半亩地的坟莹。迁墓工程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竣工，共迁出 6186 穴，其中自行迁葬 396 穴，由公司雇工迁葬者 5790 穴。也就是说，有约 95% 的坟穴乏人照顾认领。公司只有把这些没有后人认领的骸骨合葬在洪水港军港路广德山的公墓。^④ “二战”前反对政府征收坟山，认为华人的死亡是生

① 我们从下列两则报道可知在东陵泰山亭有潮籍同乡会馆。如《南洋商报》1948 年 5 月 27 日，第 6 页，关于陇西互助社的报道，及《南洋商报》1952 年 4 月 17 日，第 5 页载“潮州太原世家古历三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时，齐集于东陵泰山亭，举行春祭始祖。”

② 《南洋商报》1936 年 6 月 7 日，第 8 页。

③ 据洪锦堂，“二战”后新加坡的坟山不下 1000 英亩。据作者的调查，“……葬于咸丰与同治年间占总十分之一、光绪年间亦在十分之二三，且其中不少所占之地，足以建筑大厦一间，容纳百人以上，尚觉宽敞无比，在清明时节亦无人往扫墓，足证在星已无后人……”，见洪锦堂著《从目前严重屋荒想到星洲吾侨的荒冢》，《南洋商报》1948 年 4 月 26 日，第 6 页。

④ 《南洋商报》1951 年 4 月 23 日，第 5 页；《南洋商报》1951 年 6 月 13 日，第 6 页。

命的延伸，死者的安顿之所和生者的生活空间同样重要的声音，也因此逐渐淡化。^① 住房不足和荒冢处处的现象，加上房地产发展的前景，令政府征收坟地面对的压力相对减少，迁葬和推动火化的声音越来越多。

我们没有很多关于“二战”前义安公司管理泰山亭坟地的记载。从报章的记载，战后义安公司的营运和资产，主要来自坟地。1953年连瀛洲新任义安公司总理。他在就职大会的答问时指出：“……本公司所有产业，均是未经开辟之坟地……义安公司产业，自从一九三〇年重新组织管理以来，已经廿余年，其所有产业，就是几片坟地及一些屋业，但历年收入屋租，及逐年出卖坟地，平均每月所得不过三四千元，除缴纳政府门牌税及维持管理坟地人员与公司内工作人员工薪，及公司先人规定酬神等开支外，每年盈余不过万余元，勉强够维持义安女校费用。”^② 也就是说，假如要满足阳间的慈善、教育和宗教开支，义安公司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只有依靠出卖坟地。泰山亭位于新加坡市区热闹地点的乌节路，毗邻华人聚居的大坡、小坡、唐人街（即牛车水）和新加坡出口的码头（即 Clarke Quay 和 Boat Quay）。来自政府发展市区的压力和公司慈善事业，尤其是营运学校的开支的需求，驱动公司董事局从卖地收租的消极经济策略，转为积极发展地域商业的策略。在1948年的董事会议，决定“乌节律潮州义山，五百万元建屋大计划，作商业区或住宅区在考虑中…目前一部分作为球场及花园之义山，应改作商业区之用”^③。这样的声音，不断在公司的董事会议提出。如1949年5月新董事会“以泰山亭地处市中心，极可开辟，故无论如何，应进行建设，建设成功的话，会增加公司收入，对潮人之公益慈善各事，皆可兴办”^④。1951年公司向政府申请发给迁坟许可，积极办理迁坟。从1951年6月开始，在《南洋商报》登载启事，希望坟山后人到公司登记，并且在6月11日至7月15日之间自行迁葬。同年12月再登启事，进行第二期的登记迁葬坟墓。^⑤ 逾期未登记者由公司迁葬于洪水港十二条半石广德山

① 关于新加坡战前征收坟山的讨论，参见 Brenda S. A. Yeoh, *Contesting Spac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9 – 296.

② 《南洋商报》1953年8月1日，第5页。

③ 《南洋商报》1948年9月17日，第5页；《南洋商报》1948年8月31日，第5页。

④ 《南洋商报》1949年5月1日，第5页。

⑤ 参见《南洋商报》1951年6月13日，第6页，12月10日启事。

之公墓。在迁葬期间，估计东陵泰山亭共有 23000 余墓穴，到 1953 年年底公司周年大会的报告指出该山由公司雇工起迁之先侨骸骨，共 21048 穴。迁葬泰山亭空出的约 53 英亩土地，公司以 1254528 新元割卖 13 英亩土地给政府。其余土地用作公司发展。^①

迁葬私人坟地后，义安公司也相继要求在泰山亭的潮州社团的公墓迁出。如 1953 年 7 月 27 日潮州江夏堂在报章登载启事召开潮州黄氏族众大会，讨论关于“义安公司来函催促迁移本族泰山亭公墓一案”，指出“该公墓系本族先人于八九十年前与十三姓人士集资购地建立，历史悠久，每值春祭之期，宗人集体祭扫，相机不辍，苟一旦变迁，难避非议……”^② 黄族最终在 8 月 2 日全族大会议决通过迁移公墓。我们不知道泰山亭究竟有多少社团公墓。然而，从结果来看，1952 年至 1953 年，在泰山亭的各姓公墓，分别迁移到位于洪水港军港路的广德山第四区预留给社团的公墓。^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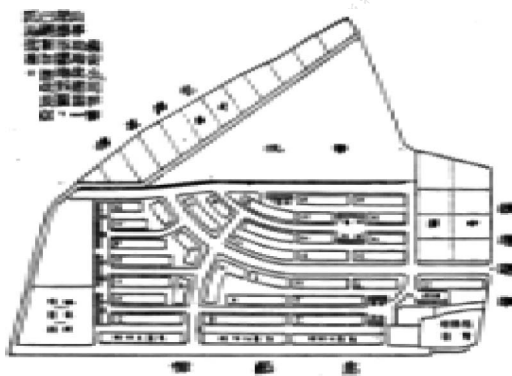


图 1 泰山亭坟地改建理想市场地形图

资料来源：《南洋商报》1952 年 7 月 12 日，第 5 页。

迁坟之后，由于资金缺乏，义安公司乃以合作投资的方式发展泰山亭地段的土地，^④ 同时积极推动以教育为中心的慈善活动。^⑤ 义安城就是在这

① 《南洋商报》1953 年 5 月 12 日，第 7 页；《南洋商报》1953 年 9 月 26 日，第 5 页。

② 《潮州江夏堂启事》，《南洋商报》1953 年 8 月 1 日，第 6 页。

③ 《南洋商报》1952 年 12 月 14 日，第 6 页；1958 年 12 月 21 日，第 15 页。

④ 《南洋商报》1955 年 2 月 23 日，第 6 页。

⑤ 《南洋商报》1955 年 5 月 1 日，第 7 页；1959 年 5 月 6 日，第 7 页；1963 年 5 月 31 日，第 17 页。

样的背景下，以合资方式，由四大本地银行贷款兴建。^① 义安城占地 304858 平方英尺，主要由义安公司以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的名义投资兴建。^② 义安城主要租给日资高岛屋（Takashimaya）经营大型商场，在 1993 年 9 月 21 日开幕。因此，在济幽法会的福主分别为义安城、义安公司和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四 孝道与慈善：清明 vs 中元、祖先 vs 幽魂

历时两年，义安公司在 1953 年年底完成泰山亭迁葬。^③ 并且把新加坡潮人在泰山亭的坟地，安抚无祀孤魂的公共祭祀，迁往广德山新建的“潮州先侨公墓”。原来是坟地的乌节路，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商店街。乌节路第二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 1993 年完成的义安城。伴随着义安城的完成，在义安城和义安城对出的广场，成为城中购物、旅游和活动的中心。然而，从 1994 年 6 月（即义安城建成的翌年）印度男童从扶手电梯掉下死亡到 2001 年 12 月 14 岁少年在广场练习脚踏车特技时意外摔死^④，这里大小不一的意外频生。坊间流言，不仅是因为这里过去是坟地，在迁葬时，如上文所述，大部分的坟墓，都没有后人登记领迁移。^⑤ 也就是说，这里有很多死者是无主先人，需要公司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在起骨迁葬时，发掘了不少未化古尸。如 1952 年 11 月 12 日《南洋商报》记载了《东陵泰山亭坟山迁葬，发见八十年前女荫尸》：“……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当工友发掘一穴时，当启棺，即发现一具肌肤洁白，身体完整之女荫尸……查该女荫尸之棺材甚大且厚，系最佳‘吉黎□’之材料所造者，坟墓筑得相当富丽，墓庭占地颇广，料系富有之家。唯此次该公司自发出通告后，未有亲属前来

①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1, 1993, p. 8;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2, 1993, p. 4.

② “Clan destiny”,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9, 1997, p. 5.

③ 《南洋商报》1953 年 11 月 16 日，第 5 页。

④ 《联合早报》1994 年 6 月 22 日，第 8 页；《联合晚报》1994 年 6 月 21 日，第 5 页；《联合晚报》2001 年 12 月 9 日，第 17 页，*The Strait Times*, December 8, 2001, p. 3.

⑤ 泰山亭估计有 23000 余墓穴（参考《南洋商报》1952 年 11 月 12 日，第 7 页）。据义安公司 1953 年的周年大会中的报告第二条，“泰山亭迁移先侨坟墓工程，经已结束，该山由本公司雇工起迁之先侨骸骨，共为二万一千零四十八穴…”（参见《南洋商报》1953 年 5 月 12 日，第 7 页）。也就是说，约有 90% 的墓穴的骸骨无人认领。

迁葬，不得不由公司设法。”^① 同一报道，记者从拾金工友处，知道上月在附近先后发掘二具不化之男性尸体。^② 同年11月15日报道“未化古尸，泰山亭又发掘二具”^③。这样的“未化古尸”的报道，和无祀先人众多的坟场的过去，加上意外频生的当代现象，带出耐人寻味的都市传说。^④ 据说义安公司和日资百货公司高岛屋曾分别聘请中、日僧人和福建师公，举行超度洁净仪式，但皆无结果。^⑤ 2002年义安公司的主席，也就是修德善堂养心社的主席张昌隆通过扶乩，在大峰祖师的乩示下，决定以连办三年、停办三年的方式，在清明节前后，在义安广场举行三天的仪式。^⑥ 聘请修德善堂养心社举行仪式，无疑与两者的人脉关系有关。仪式举行的方法和间隔也通过扶乩而合理化。善堂仪式从2002年开始，进行了三个周期。13年间义安城没有发生严重事故，令当事者相信在过去的潮人坟山采用潮属善堂仪式的效用，相信潮人仪式传统延续的重要性。^⑦

在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义安城所在的地方原来是潮州籍人士最早的坟山。安葬在这里的有私人坟墓，有附属于潮州社团的公墓，也有由义安公司或潮州八邑会馆收理的没有亲属认领的客死新加坡的潮人。也就是说，无论是私人坟墓或公墓，他们原来都是有主的或为家属祭祀，或为社团照顾的“先侨”。20世纪50年代初迁葬，大量原来是有主的先人为后人遗忘，

① 《南洋商报》1952年11月12日，第7页。

② 《南洋商报》1952年11月12日，第7页。

③ 《南洋商报》1952年11月12日，第7页。

④ 在法会场中访谈的善堂经师、义安公司理事以及本地男女耆老，皆有类似的说法。2016年12月15日访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为潮属纸师，广东会馆及潮属商人组织醉花林俱乐部董事以及修德等善堂的董事、副会长。杨夫人指出义安城的格局就如一个巨大的祖坟。

⑤ 在法会场中访谈的善堂经师、义安公司理事以及本地男女耆老，皆有类似的说法。2016年12月15日访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为潮属纸师，广东会馆及潮属商人组织醉花林俱乐部董事以及修德等善堂的董事、副会长。杨夫人指出义安城的格局就如一个巨大的祖坟。

⑥ 此一说法，在笔者访问的不同有关人士如义安公司酬神/宫庙管理小组委员会主任李先生、教育/奖助学金小组委员会主任吴先生，修德善堂养心社董事也是负责纸扎的杨瑞发纸料商杨先生，修德善堂养心社筹备工委，也是经入股负责人、善堂法师的余先生和林先生等，对此一扶乩决定的说法，相当一致。

⑦ 据说2002年第一次举行济幽仪式的第一个晚上，忽起狂风，吹倒大士爷（鬼王）以外的所有祭器、祭品以及纸造神灵。仪式进行后，便安然无事。这样的事故，更加强了人们对潮州善堂仪式的信心。2015年，仪式结束后，在装走纸扎神灵以及冥镪上货车往焚化时，因为香烛没有完全熄灭引致火警。虽然及时扑灭，然而也引起了不少闲言。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因为该年经费稍减，包括大士、法船、宝船等的规格也缩小，导致一些“先人”争执不安。事故、谣言以及不安催化仪式，也可能强化仪式传统的延续。

因而凸显了他们成为无主孤魂的可能性。不能让有主先人成为无主孤魂是会馆、社团的重要责任。从泰山亭迁葬的是“先侨”而非游魂野鬼。因此，义安公司祭祀的是“集体的先人”（collective ancestors）。在清明前后执行的祭祀仪式，毋宁是过去在坟山祭祀祖先的延伸。因此济幽法会是宗教性的孝道，而非单纯的宗教性慈善行为。这样的强调“追思先人”的公共祭祀行为，迄2002年，每年在广德山的“潮州先侨公墓”前进行。然而，被逐渐淡忘的半个世纪坟山经验，因为义安城的兴建和一系列意外事故，把坟山的过去历史和对亡者作祟的不安，重新嵌入主事者的心里。没有文字记录的谣言，对迷信行为隐晦的避忌，有很高经济效益的乌节路和义安城不可能恢复成为坟地，90%以上的无主亡魂也不可能找回亲属。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的责任是要继续提示死者并非无主游魂。因此，济幽法会必须在祭祀先人的清明前后举行。法会并非迷信，而是孝道的延伸。祭祀不仅为死者救赎，而且为生者祈福。

附录一 修德善堂养心社执行的中元法会及 济幽法会仪式的比较

醉花林 2013年8月30日		义安城启建清供三天连宵 2015年4月24~26日						
时间	仪式	时间	仪式第一天	时间	仪式第二天	时间	仪式第三天	
				5:00	落插五更平旦	5:00	落插五更平旦	
早上	8:30	起鼓严督坛仪	8:15	起鼓严督坛仪	8:30	起鼓严督坛仪	8:00	起鼓严督坛仪
	8:40	发奏关文一函	8:30	发奏墨表一函	8:45	福场杨枝早供	8:15	福场杨枝早供
	9:10	福场圆坛启请	9:15	福场圆坛启请	9:15	十王宝忏初起	9:00	慈悲三昧水忏
	9:30	千佛宝忏初起	9:45	开点大士灵光	9:45	竖列接引神幡	10:00	罗布十献奇珍
	10:00	金刚妙典初起	10:00	千佛鸿号初起	10:30	大乘金刚宝眷	11:00	是午天厨妙供
	10:30	罗布十献奇珍	10:30	金刚妙典初起	11:00	是午天厨妙供		
	11:00	是午天厨妙供	11:00	是午天厨妙供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下午	1:00	起鼓严督坛仪	1:00	起鼓严督坛仪	1:00	起鼓严督坛仪	1:00	起鼓严督坛仪
	1:15	设放瑜伽焰口	1:30	阐扬金刚妙典	1:30	讽礼十王宝忏	1:30	赎放飞禽生灵
			2:30	现在千佛鸿号	2:30	谭唱金刚妙典	2:15	加持孤台三经
			3:30	大乘金刚宝眷	3:30	十王宝忏圆满	2:30	金刚妙典圆满

续表

醉花林 2013年8月30日		义安城启建清供三天连宵 2015年4月24-26日						
时间	仪式	时间	仪式第一天	时间	仪式第二天	时间	仪式第三天	
下午				4:30	潮州锣鼓表演	3:30	三昧水忏圆满	
						4:30	潮州锣鼓表演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晚上	7:15	起鼓严督坛仪	7:15	起鼓严督坛仪	7:15	起鼓严督坛仪	6:45	起鼓严督坛仪
	7:45	妙法莲华普门	7:45	妙法莲华普门	8:00	关赞地藏福灯	7:00	设放瑜伽焰口
	8:20	金刚妙典圆满	8:45	虔献祈福宝灯	10:30	安坛起播三更	10:30	大谢福场圆满
	9:00	虔献祈福宝灯	9:30	千佛鸿号圆满				
	9:45	千佛宝忏圆满	10:00	安坛起播三更				
	10:15	大谢福场圆满						

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4月11~13日及2015年4月24~26日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以及2013年3月30~31日及2015年9月5日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孟兰胜会等四次田野考察的记录。

附录二 义安城济幽法会金章榜文

祈安植福金章

秉

释迦如来遗教主行福事、玄门修德善堂养心社为酬恩济幽建供事
伏以

春方过二 节纪重三 东堂之曲水迂回 南涌之惠风和畅
红杏香中争蹴鞠 绿杨影里出秋千 沂水清风 听童子舞雩
之咏 兰亭竹茂 开群贤修禊之筵 今据

新加坡共和国乌节律门牌三百九十一号义安城福地设坛 奉
佛修斋献供祈福迎祥、讽礼经忏

植福义安公司 义安城

义安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右暨合城众信人等、维日金瓶苍艳、宝鼎香瓢、诚心百拜、叩于
莲座世尊俯纳葵忱、切念众等、生居盛世、幸际明时、从迷觉性、永逐妄尘
缠使覆心、根尘造罪、不凭悔于往愆、岂能解脱于夙业、兹策穀旦
今月初六、七、八日虔备香礼、同登福地、仰仗善堂熏修忏法、敬凭福地
立坛启建清供三天连宵 酬谢

天地父母

众位诸神 鸿恩 普施孤魂、托化生于净土、永保安宁 顶礼
发奏墨表一函 福场圆坛启请 现在千佛鸿号
阐扬金刚妙典 妙法莲华普门 虔献祈福宝灯
讽礼十王宝忏 竖列接引神幡 药师本愿尊经
关赞地藏宝灯 慈悲三昧水忏 是午天厨妙供
罗布十献奇珍 续放飞禽生灵 弥陀接引尊经
作诸消灾福事 末宵貌台高架、象座弘敷、设放

瑜伽焰口施食

一堂、津济此界他方、十汇含灵抱识等众、饱餐甘露、早登菩提彼岸

如上功德仰祷

佛恩、祈锡吉祥之惠、今则福场初起、窃恐天魔外道、未知事由、侵犯坛界
为此合榜晓谕、即仰

值日功曹、主坛使者、里域正神、降临福场、肃清垢秽、严督坛仪、祇迎

三宝临轩 千真降驾 证明功德、更冀

佛光普照 神力扶持 国无烽火之灾 家获祯祥之瑞

合城咸安

各业齐兴 须至榜者

右 棒 神 人 同 鉴

天运乙未年三月初六、七、八日

给

榜

愿

发福场外张挂

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4月11~13日及2015年4月24~26日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的田野考察记录。

附录三 醉花林中元法会金章榜文

兰盆胜会金章 秉

释迦如来遗教主行福事、玄门修德善堂为庆祝盂兰胜会建供事

伏以唱一味之圆音、无佛土、无众生、尽入平等。嘉会演千秋之孝旨、

或善男、或信女、咸尊舍卫遗风、仰慈济之弘猷、救倒悬之极苦、同秉

素诚、为陈福事 今据

新加坡共和国庆利律门牌一百九十号

福地设坛 奉

佛修斋设供祈福迎祥、讽礼经忏

植福醉花林俱乐部暨理：	陈喜南	莫镇源	曾建权
	王振强	陈岳雄	李崇海
	黄海庆	邱殷继	蔡纪典
	潘国驹	姚鉴龙	陈进兴
	陈建立	黄业强	陈可成
	张建安	杨汉潮	

右暨合境众信人等、是日诚心焚香百拜、叩于莲座世尊俯纳葵忱、言念众等、生居盛世、幸际明时、赖四恩之化育、感二仪之陶镕、一善未修、三生何托、欣逢

尊者燃灯之月 地官赦罪之期、谨詹是月廿五日、恭就福地立坛修建孟兰胜会、济苦报恩、利众植福保安、清供一天连宵、端申庆祝 顶礼

慈悲千佛宝忏 阐扬大乘金刚 弥陀接引尊经
妙法莲华普门 是午天厨妙供 消灾迎祥

福事

特设瑜伽焰口、普施甘露、斛食饱满、无依孤魂白子、早登菩提彼岸
如上功德仰□

佛恩、祈赐吉祥、惠□则福场初起、窃恐天魔外道、未知事由、侵犯坛界
为此合榜晓谕、即仰

值日功曹、主坛使者、里域正神、降临福场、肃清垢秽、严督坛仪、祇迎
三宝临轩 千真降驾 证明功德、惟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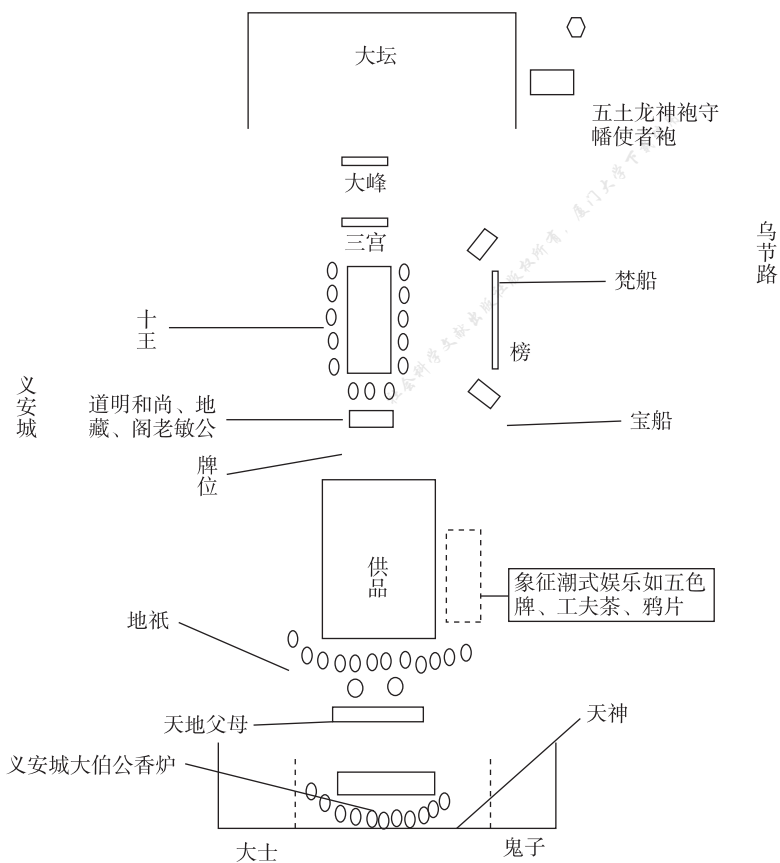
佛光普照 神力扶持 国无烽火之灾 家获祯祥之瑞
万民安乐

各业齐兴 须至榜者
右 棒 神 人 同 鉴
牒 愿

发福场外张挂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年 3 月 30 ~ 31 日及 2015 年 9 月 5 日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的孟兰胜会的田野考察记录。

附录四 坛场布置图



资料来源：根据 2014 年 4 月 11 ~ 13 日及 2015 年 4 月 24 ~ 26 日在义安城举行的济幽法会的田野考察记录。

Filial Piety and Religious Charity: Salvation Ritual and the Restitution of Chaozhou Ethnic Tradition in Singapore

Choi Chi-cheu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the Chaozhou Chinese in Singapore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ow overseas Chinese manage death issues and handle 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belonging. Ngee Ann Kongsi, established in 1845, is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ations of the Chaozhou Chinese in Singapore. It is a property holding charity organization owning many burial lands. Many of these cemeteries were moved since the mid – 20th century in order to facilitate urban development. Orchard road, the downtown commercial center of Singapore, was developed from the earliest Ngee Ann Kongsi owned cemetery, Tai San 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Ngee Ann Kongsi started to engage the Chaozhou Shantang charity hall to perform salvation rituals during the Qing Ming festival. The ritual is organized consecutively for three years and stopped for another three years before the ritual is resume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invention of this “traditional” ritual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the salvation ritual is related to the building of overseas Chaozhou Chinese’s culture and identity and the role of homel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It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negotiation and adjustment of homeland tradition in the overseas environ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ethnic standardizing ritual, such as filial piety and religious charity, in the re-invented ethnic “tradition”.

Keywords: Salvation Ritual; Religious Charity; Cemetery; Singapore; Ngee Ann Kongsi

(责任编辑: 肖潇)